

A

老支书的“遗愿”

1942年出生的万传贤老人是一名老党员,曾长期在大墅镇的永丰村(后合并至刘兴村)任党支部书记。

万传贤老人是从苦日子里蹿过来的。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的庇佑,老人的大部分童年时光是在自己的外婆家度过的,那地儿原来叫龙门村,与他任职居住的永丰村后来都合并进了刘兴村。所以他打小就听着长辈们口口相传的故事长大,并铭记于心。

在他最后留下的四页手书里,可以看见一个老人藏着的心事,也可以看见时代烟云里升起的人与事。与其说那是一份“遗书”,倒更像是一份情况汇报,他希望留给组织,尽一名共产党员的最后一份责任,发挥余热。

四页信纸满满当当当地记载着那个年代发生的事。“据我了解这一仗是发生在(在)1940年……当时胡家门前地上放的全是伤员,真是血流遍地……”

“据我们家长辈经常和我们说当时新四军战士都在金庄门前水扩(塘)泡脚……边开玩笑的(地)说这一仗打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还能回来、谁又回不来了……”老人列举着从多个亲历战争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故事,不厌其烦地写下细节,战争的残酷和老人的牵挂一点点展示在所有人们面前。

这份“关于新四军墓的情况反映”写于2023年。“父亲是在2022年3月查出淋巴瘤的,7月化疗完成。”在万晓兰的印象中,疾病像一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,迎头浇了上来,那时一向爽朗健康的父亲像突然被抽去了精气神,开始沉浸在反复回溯的回忆片段中。

2023年11月,老人的癌症复发,自知时日无多的他留下他在这个世界上最后一封“信”。那封“信”写的是给组织“情况汇报”,写的也是自己对珍贵记忆的郑重“挽留”。

说起父亲,万晓兰觉得他有点“年轻”的时候常常得罪人,不过都是为了把工作干好,父亲的口碑很好。“他认准的事总要挂在心上。”

“作为一名老党员,父亲一直以这个身份为毕生荣光。”在万传贤老人留下的遗物中,有他反复摩挲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纪念章,也有他自己手书记录下的曾经作为一名党员的荣誉:“连续六年被评为县优秀共产党员致富带头人”。

在遗物里,还有一份没有年份记载的对村集体经济的设想汇报,泛黄的信纸上,村庄的情况、手绘的图案、个人的设想……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地记录着。“本人常(长)期任农村基层(党)支部书记,一直在思考如何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……”汇报的开头,万传贤老人认真记下了自己的思考。

“父亲为人正直,嗓门大,有啥事就得说出来,为这事,我妈没少说过他。”万晓兰说,这可能也是父亲不愿把心愿埋藏心底的原因之一。老人的愿望就是希望帮助村里埋葬的无名烈士找到一个像样的“家”,帮他们找到亲人。

“最后的时候,我父亲是有点放心不下的。”万晓兰说,他总觉得如果没有人记下这些事情,有些东西就会慢慢凋零,“和他同龄的很多老人已经不在,知道情况的人越来越少。”老人担心在不算遥远的那一天,自己走了,这些痕迹就会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。

山脚的稻麦一茬一茬地长,一茬一茬地割,见证着土地的苍老和人的离去。2024年4月14日,清明节刚过不久,万传贤老人离开了人世。从此,老人颤颤悠悠的背影沉入了这片土地,也沉入了万晓兰的回忆中。

B

清明节的约定

回忆让时光倒流,万晓兰记得,父亲远望着那座山,自己打小就熟悉,熟悉是因为每年的清明节都会走进那片山脚。“我们上坟前,就去山脚那座无名墓,会进行简单的祭拜,去的时间长了,就像是给自己家里的长辈上坟。”

万里波是万传贤老人的孙子,他清楚地记得小时候,爷爷带着他们这些孙辈去上坟,老人大多沉默寡言,“不会说那么多,有时去送一串花,有时去放个鞭炮。”后来,万里波常年在外打工,很少再回去,但说起无名墓,他一直心存敬意。

那时的永丰村,后来的刘兴村,村里有条不成文的约定:到了清明节,都要给那座没有名字、没有墓碑的坟墓上坟。具体从哪一天开始的,没人记得清。不过村民们年年祭奠、代代守护已成了整个村庄的诺言。

今年76岁的胡守春是“守护者”之一,也是现在少数还了解那段历史的人,“战争就发生在我家门口,我的父亲是参与埋葬烈士的。”胡守春回忆说,“我到现在还记得父亲跟我说的,那时候村里有个叫欧昌德的在



图片由AI生成

老支书的最后一次“汇报”

□全媒体记者 郑安杰 陈姝妤 魏星

在全椒县大墅镇的龙山脚下,刘兴村的稻麦黄了一年又一年。村庄依偎着田边,而田依偎着山脚,层层叠叠向远方延伸而去。

彼时的村庄散落在山坳之间,推开门就望得见山,日子满是安逸宁静。但故事就在这安静中深藏着,静静地埋在深深的田垄里,藏在年年翻耕的土层下,长眠了八十多年。

万晓兰清晰地记得,夏日傍晚乘凉的时候,父亲万传贤总爱搬个凳子坐在家门口,望着远处的山,扯着洪亮的嗓门跟他们这些小辈讲故事,那些故事隔着岁月,在小时候的她听来,遥远又稀奇。

随着年岁增长,万晓兰才慢慢懂得,那些故事从不是父亲编出来的闲话,那些故事本就属于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,一直埋在厚厚的土层之下,也埋在父亲攒了一辈子的心事里,直到她亲眼看到父亲生前留下的一封特殊的“遗书”,一切才渐渐清晰。

四页“遗书”字字千钧,“遗书”的最后,郑重地签着:情况反映人 万传贤。

放牛,这是他亲身经历。他听到新四军朝着他喊了句:‘放牛的,赶紧回家,要打仗了。’那场仗打得太快了,太惨了。”他忘不了父亲回忆时的那个表情。

“我们村里都知道,那里叫新四军墓,周围的田叫新四军田。”胡守春回忆从前,那时的他还小,跟着父亲那辈人去给无名墓上坟,“就看到长辈们挖了一排坟墓,我们那时小哦,不懂就问:‘挖这么多干什么?’长辈们就回答:‘埋的人多。’”虽然不懂意思,但长大了才知道那背后的沉重。

2017年,村里为了发展搬迁了,很多村民搬进了新盖的“幸福新村”带小院子的二层楼房,但老村旁的无名墓一直被村民守护着。2018年的时候,老支书万传贤怕无名墓被不明情况的人“打扰”,就在坟墓前立下木牌:“新四军烈士墓里有四位首长,特告知。”木牌就那么一直竖着,直到字迹模糊。

“我爷爷跟我们说过,希望能把烈士的遗骸安排到烈士陵园啊,不可能一直放在山脚下面。”万里波说他一直记着爷爷这句话,“后来爷爷得癌症了,我们又谈了一次,知道爷爷一直有这个心愿。”于是万里波就拿起手机,拍了几段短视频,发到了网上,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,也为了却爷爷的心愿。

C

守忠魂的接力

就在老支书焦急等待的时候,全椒县还有一群志愿者在行动。他们依靠当地群众摸排线索,通过走访调研、入户宣传等方式,广泛收集零散烈士墓相关信息。

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,全椒县大墅镇是周家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区域,1940年前后,这片土地上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停歇。其中,1939年打响的周家岗反“扫荡”战斗,创造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的战例,让新四军在津浦路西站稳了脚跟,为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老支书的心愿在孙子万里波的帮助下,通过视频平台得到了很多关注。“有志愿者开始和我联系,全椒县的退役军人事务局很快跟我了解了情况,当时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爷爷,他很高兴,只是他没能等到烈士遗骸的发掘和迁移。”万里波提起当时的情景,心里还是有点遗憾,“不过现在爷爷的心愿已了,真的感谢那么多人的付出。”

由于烈士遗骸发掘有着严格规范的工作流程,2024年9月全椒县在完成线索收集、实地走访等大量前期工作的基础上,启动新四军无名烈士墓迁移保护工作,并先后开展“点亮烈士回家路”“我为烈士寻亲”等志愿活动。

在“我为烈士寻亲”活动中,通过成立专门工作组,构建以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,公安、民政、档案等多部门协同的协作机制,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。活动开展过程中,对全县417名有名烈士、317名无名烈士及108座烈士墓信息进行精准校核,公开发布寻亲线索,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集史料和线索。成功帮助107名全椒籍烈士寻找到安葬地,106名烈士寻找到家人,补录遗漏烈士信息13人。

“老支书是带着遗憾走的,我们不想这样的遗憾继续下去。”全椒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王乃云介绍说,“在全椒,这样世代为烈士守墓的人有很多,像是马厂镇、石沛镇,还有很多……”

老支书和村民们守护的烈士遗骸已经迁移至周家岗烈士陵园。“2025年10月的时候,我们一些村民还去了周家岗烈士陵园祭拜烈士,当时心头涌起了莫名的感受……”万晓兰回忆起那时,沉甸甸的感受依旧让她无法平静。

2026年的清明节期间,在周家岗烈士陵园,一场场祭扫活动接连不断,来自全市各地的学生、群众走进陵园,以不同的方式缅怀英烈。

现在为无名烈士寻亲正名的接力,成了一群人放不下的牵挂。“我们联手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的团队,经过鉴定,这些英雄牺牲时年龄都不到20岁,很痛心。”王乃云至今还记得当时无名烈士墓发掘的现场,令人动容。

“2025年10月,我们已经成功为全网牵挂的全椒石沛镇‘刘排副’(刘保国)烈士正名,为他找到了家人。”此前的努力,那份跨越山海时光的重逢,给王乃云还有志愿者们注入了实打实的底气。

“目前,我们正在对老支书守护的无名烈士的DNA进行鉴定比对,努力为他们找到亲属。有个好消息:就在今年6月23日,其中一位无名烈士找到了疑似家属,我们正在等待最终比对结果,都盼着能传来好消息。”王乃云介绍道。

山川静默不语,田野寂然无声,八十多年的烽火早已散作烟云,被老支书和村民世代唤作“新四军田”的那片土地,深埋着当年的峥嵘过往,也印刻着村民们深深浅浅来来往往的足迹,时光走远了,无名烈士的故事,却一年年,长在了这片土地的记忆里,生了根发了芽。